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3年6月7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
编辑：石凤华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熟悉的陌生人与陌生的熟悉人

□孙贵颂



闲云斋记

曾经看到一位统计学家研究的成果：这个世界上有超过70亿人口（注：2022年11月15日已经达到80亿），我们这一生会遇到2920万人。

我们所遇到的人中，如果粗分，只有两类：一为熟悉人，一为陌生人。抛开一类不谈，熟悉的人中又分十分熟悉、比较熟悉、不太熟悉甚至仅有一面之缘等“级别”。

中国是一个注重感情的社会，办事往往喜欢找人、求人。常听有人问：“你和某某熟悉吗？”若回答熟悉，接下来便是要你找某某办一件什么事；若回答不熟悉，便没了下文。其实求人办事，决定的因素往往不在于熟悉与不熟悉，而在于办事者的道德品质和业务水平。

有朋友在某单位上班，负责办理一种证件，有几个符合条件的熟人便“走后门”，托他帮助办理，以为这样更快捷一些。谁知等朋友过段时间去向负责此事的人拿证时，那人却说：“你没交钱哪！”朋友说：“当时我就把钱给了你啊！”可是那位老兄硬咬着说“没交”。朋友无奈之下，只好又掏出几百元钱，当场让他把证给办了。

熟悉的人，不一定感情好；不熟悉的人，未必感情差。

也有时候，你认为是熟悉的人，其实是个陌生人。很多年前，我有一次去上海虹桥机场送朋友，朋友登机之后，我正准备往回走，忽然迎面来了一位很熟悉的人，鹤发童颜，文质彬彬。我本能地要上前打招呼之际，脑海中翻腾出这个人名字叫陈铎，是央视的著名主持人。那时正在播放《话说长江》，陈铎的声音与形象给我烙下了极深的印记，以至于当他出现在面前时，我误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朋友了。这种“剃头挑子一头热”的情形，在生活中出现过不止一次。

日前我去一家公司办事，出门碰到一个人，很热情地与我打招呼，我自然也很热情地回应。大脑却在飞速搜索：此人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干什么工作？怎么这么面熟？一面说话一面想，到最后也没想起来。那人倒是对我十分了解，说的那些与我相关的事，件件有着落，句句是实话。幸好此时老天帮忙，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我抛下一句：“要下雨了，我得赶紧走了！”到家之后，与老婆谈起这事，说是遇到了一个“陌生的熟悉人”。

熟悉的人，不一定就是喜欢的人。所谓投缘，不是指人和人有多么熟悉，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好感，不是有“一见如故”一说么。而有些人，虽然整天见面，但感情很陌生，表面很熟悉，内心很隔阂，面和心不和。有时在路上遇到，却装作没看见，将脸一别，擦肩而过。有的夫妻，一辈子在一个锅里摸勺子，却同床异梦，两天一小打，三天一大打。这样的熟悉，不如不熟悉。

王家卫拍的电影《一代宗师》中，有一句经典台词：“世间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久别重逢。”佛家讲因果报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因为种过要相遇的因，才会结出重逢的果。一切看似偶然，却又出自必然。熟悉与陌生，都是相对而言，都是一种感觉。既要厚爱与你交往的每一个人，也要珍惜与你相遇的每一个人。可以作为朋友的，以真诚对待；即使是擦肩而过的，也报以微笑。



我的2.5时代

□孔祥秋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文学浪潮漫卷天下，我和妻相识在那惊涛骇浪中，如今这片江湖日渐式微，但我们老夫妻的双桅船依然漂在这片水域中，自得其乐。

一日早起，和妻闲聊，说起禅宗大师青原行思的参禅三境界，我说：“其实为文也是这三境界。”妻说：“那你说说看。”

“门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和尚在念经。这样的实写，就是‘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’，应该就是1.0时代。”

妻朝我这边靠了靠，说：“有点意思，你再说说2.0时代。”

我不假思索，信口道：“‘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’‘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’，这样的夸张描述，明显就是‘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’。”

妻笑了，说：“让你这么一说，诗仙李白才达到2.0时代。那么，是谁更上一层楼呢？”

我说：“我可没有贬低你偶像的意思，只是拿李白的几个句子说事而已。我认为唐代诗人在创作上达到3.0时代的，首推诗佛王维。‘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’‘屋上春鸠鸣，村边杏花白’，这样的诗句就是纯粹大自然的素描，但空灵之中又透着梵音，让人有所想有所思，以现实之中的‘点睛’之景，来点亮你想象的精神空间。我喜欢的是‘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’，这实实在在是边塞之景的实写，但这句子的张力却是妙到峰巅。

‘大漠’是岁月，‘长河’是人生；‘孤烟’是我身，‘落日’是我心。这是王维历经京城众多纠葛之后，被派往凉州路上的心灵开悟和释然。这就是最高境界的‘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’。如此，实在少有出其右者也。”

妻子见我进入魔幻境界，忙打岔道：“你别‘也’了，来点现实的，你说说我到了哪一境？”

妻子的话把我从忘乎所以中稍稍拉回了一点，我接过她的话茬笑道：“门前有座山，山上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和尚在念经。一缕月光打在他的经书上，他若有所思。这就是你，你比实写多了这一点联想的‘思’。”

“如此说来，我是1.5时代，已经是超‘1’流了？”

我轻轻瞥了一眼妻子：“那是，绝对的超‘1’流。你这三十多年的努力，实实在在没有白费哦。”

妻子抿嘴笑了笑，又问：“那你说说，你到了哪个境界。”

“我啊？已经没有李白那种‘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’的年少轻狂，和他超现实的浪漫主义思想，当然是2.5时代啦。”

“你还2.5时代，我看你是250时代，是超文学境界。”

我和妻哈哈大笑，倒卧在沙发上。

此时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一缕一缕的阳光打在东窗那宽大的玻璃上，正叮当作响……

儿子的高考

□崔炳信

儿子读高三时，作为家长，我真真切切地有了一种紧迫感。偏偏就在高考前夕，儿子在一次模考中考砸了。接到班主任电话的那一刻，我的思维停顿了，这该咋办？

在班主任办公室里，我和老师一起分析儿子成绩下滑的原因，绞尽脑汁地探讨下一步的补救措施。其实，对孩子的成绩，我和妻子向来不是“分分计较”的父母，但眼下大考在即，无法淡定了。回到家，妻子找到一篇《考前，父母先给自己“松绑”》的文章，上面说父母作为孩子的“后勤保障员”，如果在考前陷入高度紧张状态，无疑会给孩子带来负面情绪……

儿子回家了，我们装作很轻松的样子。我说，老师全面分析了这次考试，可能有些题目触及了你的薄弱环节，及时发现不足是好事，接下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，就OK了。听我这么一说，儿子笑了，还主动跟我们交换了自己对这次成绩的看法。

高考时，没有陪考，没有接送。高考结束后，一家人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。但我们很快发现，儿子经常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远没有我们预想的那般开心。妻子慌了神，在电脑前一阵搜索，“考后焦虑症”几个字迅速占领心头。

第二天，妻子陪儿子去城里玩了一天并带回了给儿子的双份大礼——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台名牌相机。妻子宣布：“儿子劳苦功高，这是应得的奖赏。”儿子插一句：“可别这么说，还不知成绩呢。”妻子忙接过话茬：“你已经尽力了，就问心无愧。考好了开心，发挥失常也没啥！”妻子的话逗得我和儿子都笑了。

为了尽快打消儿子的焦虑情绪，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青州云门山——抛开小店经营上的不如意，抛开成绩和升学，尽情地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。终于，儿子笑了，我们又看到了那个快乐、自信的他。

接下来，在我们的支持下，儿子牵头组织了几次同学聚会，畅谈同窗情，彻底放松身心。受同学影响，儿子产生了打工的念头。我灵机一动，将那台闲置的炒冰机搬到店门口，儿子喜滋滋地当起了小老板……

高考录取开始了，当儿子输入考生信息打开那份惊喜时，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“理想中的大学，我考上啦！”儿子欢呼着奔向我们。那一刻，我的眼里满是泪水。儿子，真的不容易啊！